

乡村旅游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吗？

——来自304个村庄的证据

宦梅丽¹, 武舜臣²

(1.中国旅游研究院 北京 100005; 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化等问题严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带来诸多挑战。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但在能否吸引人才回流方面仍需做进一步探讨。基于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304个村庄的数据,综合运用OLS回归、PSM、ESR、IPWRA等方法,实证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对人才回流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助力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带动村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2)发展电子商务、提升农村宽带覆盖率和出台特色产业扶持政策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3)乡村旅游对处于不同区位、不同类型村庄人才回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替换核心自变量、运用ESR、PSM、IPWRA模型估计的结果均显著,表明模型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证实了乡村旅游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的观点。由此,应充分发挥村庄优势资源条件,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吸引优秀人才回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旅游;劳动力外流;人才回流;外地人才下乡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24)04-0079-09

引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兴是基础,人才振兴是关键。然而,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导致城乡部门工资差异逐步扩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女性化等问题严峻,给乡村振兴带来严峻挑战。统计资料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同比增加311万人,增长1.1%。其中,本地农民工12372万人,同比增加293万人,增长2.4%;外出农民工17190万人,同比增加18万人,增长0.1%^①。

在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的情景下,社会各界开始担忧,村庄空心化是否会加速乡村衰败。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速了人才、资本等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与集聚,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乡村振兴战略对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性,乡村全面振兴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旅游凭借其就业吸附力强、就业准入门槛低等特征,在吸引城乡流动人口上表现突出(李涛等,2021^[1];陆林等,2023^[2]),成为推动乡村振兴重要抓手(于法稳等,2020^[3];戴斌,2023^[4];刘佳和赵青华,2023^[5])。随着社会主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04-28。

收稿日期:2024-03-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基本内涵和重点任务研究”(项目编号:23ZDA04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与政策选择研究”(项目编号:19CJL016)

作者简介:宦梅丽(1992-),女,贵州遵义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旅游统计、乡村旅游、农业经济;武舜臣(1987-),山东沂水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通讯作者)。

要矛盾发生转变,大众旅游的兴起,乡村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以及特色的人文资源条件,获得越来越多游客的喜爱和认可,乡村旅游正在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蓝海。而正是这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助推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大数据监测显示,2023年中秋国庆节306个乡村旅游监测点共接待游客647.02万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26.01亿元,同比增加71.2%和87.9%。

学术界对乡村旅游这一主题展开广泛讨论,截至2024年4月25日,CNKI上以该主题发表在CSSCI期刊的学术论文就有2468篇。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乡村旅游能否吸引人才回流,进而助力乡村人才振兴,尚少有研究。一方面,现有研究多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其能否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展开(屈小静,2017^[6];孙九霞等,2020^[7];李志飞,2021^[8];周玲强,2021^[9];曹焱,2023^[10]),尚有待通过微观的深入考察,揭示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学术界极少探讨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背景下,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农村留下老人、妇女、儿童留守,似乎不利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然而,在实践中,中国乡村仍旧呈现一派繁荣发展盛况,特别是江浙一带的乡村,不乏游客、“原住民”和谐共处,打造了一幅“近悦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图景,显然现在的乡村与10年前、20年前的乡村天差地别。尽管农村人口规模不断减少,但村庄发展并未停滞不前,其本质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流失,但企业不断涌入乡村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同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多功能性不断拓展,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态不断丰富,对于拥有资源优势的村庄,乡村旅游俨然一片旅游市场的蓝海,吸引了一批文旅服务型企业进入,推动乡村旅游集聚。企业进入乡村,为农村带来生产要素的同时,也为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一批农民创业。值得深思的是,诸如乡村旅游之类的新型产业业态的萌芽、发展、丰富、创新和升级,到底对本地人才返乡、外地人才下乡造成了何种影响?乡村旅游能否吸引人才回流,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如是,影响机制如何?尚且有待检验。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外流仍然是大势所趋,但优质劳动力流失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留住乃至吸引人才回流是确保乡村振兴的关键。乡村旅游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抓手,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转变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和休闲方式。因此,揭示乡村旅游的人才吸引机制,提升乡村旅游的人才回流效应,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

基于此,利用来自中国10个省区共304个村庄的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OLS回归、PSM、ESR、IWPRA等模型,实证检验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审视乡村产业振兴助力人才振兴的内在逻辑。文章特色之处在于:(1)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机理,透视乡村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的关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提出一个可行选项;(2)提供了村级层面的证据:不同于现有文献从农户层面研究劳动力回流意愿和行为,文章利用304个村庄数据,实证检验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和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3)得出了有趣的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对处于不同区位、不同类型村庄人才回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正向效应在非城市郊区显著,而在城市郊区并不显著;在农业生产主导型村庄乡村旅游有助于促进人才回流,而在非农产业主导型村庄这种效应并不明显。

一、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一) 理论基础:乡村人才回流决策推-拉模型

1. 乡村人才回流的定义

文章中讨论的乡村人才回流是指本地返乡回乡、外地下乡到村带动村里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人才数量。值得一提的是人才回流与劳动力回流是不同的概念,人才是对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力,换言之,人才是劳动力,但劳动力却并不一定是人才。因此,人才回流蕴含两层含义:一是乡村人才

回流并不局限于外出劳动力返乡回乡,还包括外地下乡人才;二是“人才”与劳动力;二是回流人才对村里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带动农户就业创业、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技术和指导等。

2.人才回流决策的推-拉模型

张宗益等(2007)^[11]构建的劳动力回流决策的推拉模型提出,由于我国以户籍制度形成并巩固的特殊二元经济的存在,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被置于“农村推力+城镇拉力=继续外出”与“农村拉力+城镇推力=回流或留在农村”这样两个各自封闭的循环圈内。类似地,文章认为,人才的迁移决策可置于“农村推力+城镇拉力=人才外出或留在城镇”与“农村拉力+城镇推力=人才回流或留在农村”两个各自封闭的循环圈内(图1)。具体而言,在城镇部门,乡村人才外流或城镇人才留下的决策因素主要包括收入水平、就业机会、生活便利性、物质和精神文明、心理感受等。在农村部门,本地人才返乡回乡和外地人才下乡的决策因素主要包括收入水平、子女抚养与教育、社会保障、个人受教育程度、生活成本与生活环境、心理因素、返乡下乡创新创业及惠农政策等。

在推拉模型中,引起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是来自于城市和农村的相关推力、拉力。假设城市的推力和拉力分别用 U_1 和 U_2 表示,乡村的推力和拉力用 R_1 和 R_2 表示,则人才回流决策根据其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所决定,其自身最大化的收益应是在考虑以上因素合力的结果,因此:

$$\text{Max } R = f(S) \quad S \geq 0 \quad (1)$$

其中 S 表示以上所有因素的合力,是所有有利于影响人才回流决策的因素与阻止其做出回流决策因素的差。

$$S = (U_1+R_2) - (U_2+R_1) \quad (2)$$

当所有正向影响人才回流决策的因素与阻止人才回流决策因素的差大于等于零时,才会做出回流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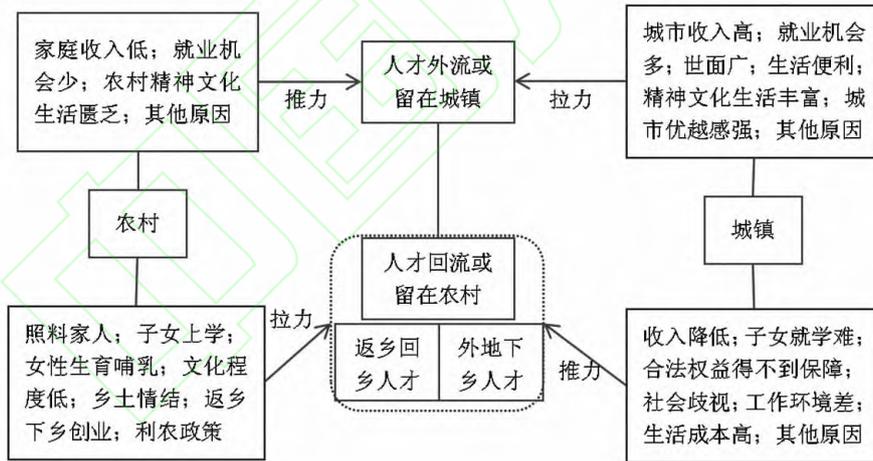


图1 乡村人力回流决策的推-拉模型

因此,当 $S \geq 0$,即 $U_1+R_2 \geq U_2+R_1$ 时,人才才会做出回流决策。

(二) 文献综述: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机理

从人才回流的影响因素来看,现有文献基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展开讨论,认为个人特征(Barcevicus, 2016^[12])、家庭要素禀赋(林善浪等, 2011^[13];杨云彦和石智雷, 2012^[14])、乡土情结(古恒宇等, 2019^[15];张圆刚等, 2023^[16])、农业支持政策(张宗益等, 2007^[11])等因素会影响农村劳动力回流。譬如,年龄(Tverdostup and Masso, 2016^[17])、性别(马芒等, 2012^[18])等个人特征,家庭生活水平、人口规模(李群峰和侯宏伟, 2019^[19])等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对劳动力回流存在显著效应,而社会资本通过血缘、亲缘和业缘(李群峰和侯宏伟, 2019^[19])等关系对回流就业产生影响。劳动力回流的驱动机制主要包括情感主导路径、信任主导路径、支持主导路径,以及知-情-意-行综合路径 4 大类路径模式(张圆刚等, 2023^[16])。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导向下的人口迁移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但相关文献集中于探讨

旅游经营者和游客等主体的迁移行为及其社会文化影响(Paniagua, 2010^[20]; 马少吟和徐红罡, 2016^[21]), 较少关注旅游发展引致的人才回流迁徙, 特别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 乡村旅游发展能否及如何吸引人才回流, 进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乡村旅游通常指利用乡村资源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一种旅游活动或旅游方式(何景明和李立华, 2002^[22])。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如何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旅游度假、乡村民宿、休闲观光、体验式农业等产业, 带动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乡村旅游有助于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非农收入, 同时有利于提高“原住民”的生计资本(史玉丁和李建军, 2018^[23])。姚海琴等(2016)^[24]利用浙江、四川和湖南三省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农户从事乡村旅游业能够显著提升其收入水平, 相较于非从业者, 从业者的家庭收入每年提高了近7万元。与此同时, 也有研究表明, 乡村旅游的经济影响与旅游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如王心蕊和孙九霞(2018)^[25]发现, 在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 旅游收入仅仅是家庭收入的辅助, 农户生计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少数研究注意到乡村旅游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作用, 比如, 王心蕊和孙九霞(2021)^[26]发现, 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 且旅游与代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相比较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 若家乡发展了旅游业, 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 但研究对象为农村地区外出劳动力, 未能考虑乡村旅游对外地下乡人才的吸附力。一方面, 乡村旅游发展不仅为本地人才, 也为外地人才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机会, 为提升收入水平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另一方面, 乡村旅游发展有助于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旅游休闲活动的丰富, 推动农村地区成为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空间, 有助于吸引本地人才返乡和外地人才下乡, 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二、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由于文章重点在于实证检验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 因而采用村级层面的数据, 覆盖中国10个省区304个村庄(表1)。村庄问卷涉及村庄的基本情况, 农户、人口与劳动力构成, 土地基本信息、耕地利用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宅基地管理、闲置与利用情况,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经济发展, 农村水资源, (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返乡回乡和下乡人才, 非农产业, 农村事业, 村级党组织建设, 社区或村级食物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省份	村庄数量	所占比重	省份	村庄数量	所占比重
23 吉林	30	9.87%	44 广东	30	9.87%
33 浙江	31	10.20%	51 四川	31	10.20%
34 安徽	30	9.87%	52 贵州	30	9.87%
37 山东	30	9.87%	61 陕西	30	9.87%
41 河南	30	9.87%	64 宁夏	32	10.53%

价格, 农业社会化服务, 村容村貌,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保险, 农业生产等方面内容。

(二) 模型设定

文章旨在评估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 模型设定为:

$$y_i = \alpha_0 + \alpha_1 R_i + \alph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

式中, y_i 为第 i 村庄的人才回流数量, R_i 为乡村旅游虚拟变量, 第 i 村庄是否有乡村旅游, “是”赋值为“1”, “否”赋值为“0”。 X_i 为一组控制变量, 包括村庄地形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状况、信息化程度以及政策因素。 α_0 为常数项, α_1 和 α_2 为待估参数, ε_i 为随机误差项。

(三)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因变量: 人才回流

因变量为人才回流,采用本地返乡回乡、外地下乡到村带动村里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人才数量进行衡量。人才回流的均值为 4.053,意味着每个村庄平均回流人才数量约为 4 人,带动了村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如表 2)。这一数据说明,现阶段农村人才回流支持乡村建设,带动村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力度还比较小。在当前劳动力外流成为主流趋势的背景下,通过一系列手段吸引人才回流,助力乡村人才振兴仍然

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人才回流	本地返乡回乡、外地下乡到村带动村里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人才数量(人)	4.053	23.143
核心自变量			
乡村旅游	本村是否有乡村旅游(1=是;0=否)	0.345	0.476
接待游客数量	去年接待游客数量(人次),取对数值	29622.38	135000
地形特征			
平原地区	是否位于平原地区(1=是;0=否)	0.395	0.49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人均收入	村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取对数值	16361.3	8856.01
贫困村	是否曾是国定或省定建档立卡贫困村(1=是;0=否)	0.658	0.475
劳动力外流	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数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	0.29	0.239
基础设施状况			
交通便利性	村委会距离县政府的距离(公里)	23.716	18.438
道路硬化率	村与组之间的道路硬化比例(%)	94.145	16.417
信息化程度			
农村电商	本村是否有农户经营电子商务(1=是;0=否)	0.474	0.5
宽带覆盖率	全村连接宽带数农户的比重	0.672	0.292
社交网络	本村是否有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社交网络平台(1=是;0=否)	0.98	0.139
政策因素			
政策支持	本村是否有政府扶持引导的特色产业(1=有;0=无)	0.615	0.487

任重道远,尚且有待深入研究。

2.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乡村旅游,采用村庄是否有乡村旅游这一虚拟变量进行衡量,为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接待游客数量作为乡村旅游的替换变量。可以看出,34.5%的村庄有乡村旅游产业业态,平均每个村庄接待游客 29622.38 人次。值得一提,游客接待数量这一变量的标准差较大,表明村庄之间乡村旅游发展程度差异较大,这与实际情况一致,主要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著,不同省份之间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明显,加之不同村庄资源禀赋条件不同,主导产业、发展定位等均有所差异,导致不同村庄之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数量存在显著差异。

3.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张宗益等,2007^[11];金沙,2009^[27];陆林等,2023^[9]),文章控制了地形特征(是否位于平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包括村庄人均收入、村庄是否曾是国定或省定建档立卡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程度),基础设施状况(包括交通便利性、道路硬化率),信息化(包括农村电商、宽带覆盖率、社交网络),以及政策因素对人才回流的影响。

从分组描述统计结果看(如表 3),有乡村旅游的村庄人才回流数量显著高于比没有乡村旅游的村庄,人均收入、农村电商、政策支持呈现类似趋势,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同时,有乡村旅游的村庄劳动力外流程度显著低于没有乡村旅游的村庄,暗示乡村旅游对本地劳动力具有吸附力,有助于减少劳动力外流。综合来看,乡村旅游可能有助于减少劳动力外流,吸引本地人才返乡和外地人才下乡,进而带动村庄社会经济发

展,提升农村收入水平。但描述统计仅能识别出乡村旅游与人才回流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并不能精确地识别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故需要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才能更加清晰把握乡村

表3 变量分组描述统计

变量	有乡村旅游的村庄		无乡村旅游的村庄		T-检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误
人才回流	8.343	37.733	1.789	7.543	-6.554**	2.771
人均收入	20651.22	10929.91	14097.78	6508.691	6553.438***	1001.312
劳动力外流	0.234	0.218	0.319	0.245	0.085***	0.028
农村电商	0.686	0.466	0.362	0.482	-0.323***	0.057
政策支持	0.819	0.387	0.508	0.501	-0.311***	0.056
观测值	105		199		304	

注:***p<0.01,**p<0.05。

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机理及二者的互动逻辑。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实证检验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对式(4)进行 OLS 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1)-(6)为在控制不同因素条件下,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数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不同条件下,乡村旅游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值,表明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与预期的方向一致,说明乡村旅游有助于吸引本地人才返乡回乡、外地人才下乡,带动村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近年来,旅游业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规周期的急剧衰退、快速复苏阶段,如今进入繁荣发展阶段,而市场下沉、消费升级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典型特征。尽管目前旅游工作的重心仍在城市,但各界对乡村旅游的关注日益增强,乡村旅游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产业业态不断丰富和多元化,乡村地区已经为文旅服务型企业进入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培育了肥沃的土壤。文旅服务型企业进入乡村领域,不仅为农村带来先进的生产要素,还为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农民创新创业,促进乡村旅游集聚发展。文章研究的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发展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助力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带动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这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人才支撑,同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产业保障。

表4 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乡村旅游	0.609***	0.584***	0.525***	0.532***	0.438***	0.352***
	(0.119)	(0.118)	(0.125)	(0.127)	(0.131)	(0.135)
地形特征		YES	YES	YES	YES	YES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YES	YES	YES	YES
基础设施状况				YES	YES	YES
信息化					YES	YES
政策支持						YES
_cons	0.392***	0.505***	-0.989	-1.282	-1.773*	-1.827*
	(0.070)	(0.085)	(0.848)	(0.889)	(0.935)	(0.928)
Obs.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R-squared	0.080	0.096	0.107	0.113	0.148	0.163

注:括号中数字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因变量为人才回流数量(取对数值)。

此外,平原地区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值,表明平原地区的村庄人才回流数量显著低于山区或丘陵地区。农村电商和宽带覆盖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值,说明信息化程度越高的村庄越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可能是因为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农村地区创造了有利于就业创业的环境,人才开始愿意返乡回乡下乡开展经济活动。政策支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值,表明政府出台的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对人才回流产生了显著正向效应。

(二) 异质性分析

为评估乡村旅游影响人才回流的异质性,文章按照地理区位和收入来源将村庄划分为城市郊区村庄、非城市郊区村庄、农业生产主导型村庄、非农产业主导型村庄,分别对四组样本进行 OLS 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对于城市郊区的村庄,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统计不显著,而非城市郊区的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吸引人才下乡。可能的原因在于,相比偏远地区,城郊地区的产业配套较为完善,城市和农村地区人才愿意去城市郊区投资旅游项目、就业创业、开展经济和经营活动,但由于地理位置距离城市较近,人才在城市地区无需下乡便可以完成这些活动。

类似地,农业生产主导型村庄的乡村旅游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值,而非农产业主导型村庄的乡村旅游的估计系数统计不显著,意味着在农业生产主导型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而在非农产业主导型村庄,这种效应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通过农业生产实现收入大幅增加的可能性较小,当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时,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原本在外务工的农民可能倾向于回流。对于非农产业主导型村庄,村庄本身对于人才的吸附力就比较强,发展乡村旅游并没有对人才回流产生明显的效应。

表5 分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城市郊区	非城市郊区	农业生产主导型	非农产业主导型
乡村旅游	0.357	0.406***	0.489***	-0.384
	(0.401)	(0.152)	(0.136)	(0.410)
	YES	YES	YES	YES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YES	YES	YES	YES
基础设施状况	YES	YES	YES	YES
信息化	YES	YES	YES	YES
政策支持	YES	YES	YES	YES
_cons	-1.208	-1.508	-1.185	-1.871
	(1.654)	(1.352)	(0.986)	(2.829)
Obs.	55	248	236	68
R-squared	0.115	0.195	0.170	0.217

注: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p < 0.01$, ** $p < 0.05$, * $p < 0.1$; 因变量为人才回流数量(取对数值)。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文章首先替换核心自变量,采用村庄游客接待量这样指标衡量乡村旅游,并对式(3)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1)-(6)分别为控制不同条件下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可以看出,在控制不同条件下,游客接待量的估计显著为正值,表明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乡村人才,且乡村旅游发展越成熟,吸引人才回流的力度越强。这与表 4 结果类似,进一步证实了文章的观点,乡村旅游的确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助力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带动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核心自变量

变量	(1)	(2)	(3)	(4)	(5)	(6)
游客接待量	0.057***	0.054***	0.047***	0.048***	0.038***	0.029**
	(0.012)	(0.012)	(0.013)	(0.013)	(0.014)	(0.014)
		YES	YES	YES	YES	YES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YES	YES	YES	YES
基础设施状况				YES	YES	YES
信息化					YES	YES
政策支持						YES
_cons	0.430***	0.545***	-0.934	-1.236	-1.754*	-1.824*
	(0.068)	(0.084)	(0.858)	(0.900)	(0.941)	(0.934)
Obs.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R-squared	0.066	0.083	0.094	0.099	0.139	0.156

注: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p < 0.01$, ** $p < 0.05$, * $p < 0.1$ 。因变量为人才回流数量(取对数值)。

为了克服使用 OLS 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文章运用内生转换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ESR)、倾向性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和调整后的逆概率加权回归(Inverse-probability Weighted Regression Adjusted, IPWRA)三种方法进行估计,得出乡村旅游影响人才回流的处理效应,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出,采用不同模型时,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证实了实证模型和结果的稳健性。

表7 乡村旅游影响人才回流的处理效应

模型	ATE		ATT	
	Coef.	Std. Err.	Coef.	Std. Err.
ESR	0.654***	0.024	0.488***	0.046
PSM	0.265	-	0.446***	0.187
IPWRA	0.344***	0.134	0.426**	0.211

注:PSM模型采用最近邻匹配法,*** p < 0.01, ** p < 0.05。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兴是基础,人才振兴是关键。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乡村旅游发展能否吸引人才回流,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文章基于 2022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304 个村庄的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 OLS,ESR,PSM 和 IPWRA 等模型和方法,实证分析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并检验其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1)乡村旅游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助力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进而带动村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2)发展电子商务、提高农村宽带覆盖率、政府出台特色产业扶持政策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3)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位于非城市郊区的村庄,发展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存在显著正向效应,而位于城市郊区的村庄,这种效应并不显著。在农业生产主导型村庄,乡村旅游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才回流,而在非农业主导型村庄这种效应并不明显。替换核心自变量、运用 ESR、PSM、IPWRA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显著,进一步证实了乡村旅游有助于吸引人才回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研究表明,乡村旅游有助于乡村吸引和留住人才,成为乡村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利于解决当前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失、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等社会难题。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因地制宜扶持乡村旅游业发展,根据不同村镇的资源禀赋条件、乡村特征、公共服务设施差异,打造多元化乡村旅游目的地类型,开发特色旅游产品。二是提升返乡人才就业能力,网络构建就业服务平台,由政府引导成立乡村就业咨询机构,提供就业咨询与指导服务。三是为本地返乡回乡和外地下乡人才提供有利的创业和投资环境,构建创业服务平台,加大返乡创业扶持力度,定期为回流人才提供创业培训与交流的机会,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随着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广大居民增收的同时,拓展了乡村就业创业空间,推动了农村地区产业升级,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效率不再趋于零,人口开始回流。受中国叶落归根的乡土情结、农耕文明的传统,以及特殊国情农情下的农地产权制度等因素影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注定与西方线性城镇化有所不同。乡村旅游吸引了一批文旅服务型企业入驻乡村,为乡村发展带来了资本、先进技术等生产要素,带动了农民创业就业,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旅游集聚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吃、住、行、游、娱、购等旅游业态创新和升级,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通过文旅融合促进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郭政彤和张含宇,2022)^[28],进一步为吸引人才回流创造了有利环境。

文章从乡村旅游的视角重新审视人才回流,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既有文献多从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挤出效应”等角度展开,忽略了乡村产业发展对人才回流产生的拉力。文章将乡村旅游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村庄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乡村旅游对人才回流的影响机制,是对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补充和拓展。在实践层面,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把握乡村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的关系,这对制定更加合理的扶持政策,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涛,陶卓民,刘家明,等. 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2):153-161.
- [2] 陆林,周裕祺,李冬花. 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3,43(10):222-230.
- [3] 于法稳,黄鑫,岳会.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关键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农村经济,2020(08):27-39.
- [4] 戴斌.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振兴重要抓手[J].新型城镇化. 2023(05):19.
- [5] 刘佳,赵青华. 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基于新内生性发展理论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23-12-27,网络首发
- [6] 屈小静. 创新乡村旅游扶贫模式[J].人民论坛,2017(33):98-99.
- [7] 孙九霞,黄凯洁,王学基.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逻辑与案例[J].旅游学刊. 2020,35(03):39-49.
- [8] 李志飞. 乡村旅游存在库兹涅兹曲线吗? [J].旅游学刊. 2021,36(04):1-3.
- [9] 周玲强.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后脱贫时代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J].旅游学刊,旅游学刊. 2021,36(04):1.
- [10] 曹焱.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模式与实践探索[J].农业技术经济. 2023(08):146.
- [11] 张宗益,周勇,卢顺霞,等. 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及其对策[J].统计研究,2007,24(12):9-15.
- [12] BARCEVICIUS E. How successful are highly qualified return migrants in the Lithuanian labour market [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6, 54(3): 35-47.
- [13] 林善浪,张作雄,林玉妹.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分析——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问卷[J].公共管理学报, 2011,8(04):76-84+126.
- [14] 杨云彦,石智雷.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J].人口研究. 2012,36(04):3-17.
- [15] 古恒宇,覃小玲,沈体雁.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9,38(8):1877-1890.
- [16] 张圆刚,郝亚梦,郭英之,等. 组态视角下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的影响路径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理科学进展,2023,42(2):316-327.
- [17] TVERDOSTUP, M., MASSO, J. The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of young return migrants after the crisis in CEE countries the case of Estonia[J].*Baltic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6(2): 192-220.
- [18] 马芒,徐欣欣,林学翔.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2(2):95-102, 112.
- [19] 李群峰,侯宏伟. 返乡创业精英如何引领乡村振兴:缘起、机理分析与隐忧[J].世界农业,2019(8):11-16.
- [20] PANIAGUA, A. Urban - rural migration, tourism entrepreneur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Spain [J].*Tourism Geographies*, 2010, 4(4): 349-371.
- [21] 马少吟,徐红罡. 从消费到生产:大理古城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生存特征[J].旅游学刊, 2016,31(5):81-88.
- [22] 何景明,李立华. 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125-128.
- [23] 史玉丁,李建军.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J].旅游学刊,2018,33(2):15-26.
- [24] 姚海琴,朋文欢,黄祖辉. 家庭型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以浙江、四川和湖南三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11):169-176.
- [25] 王心蕊,孙九霞. 前旅游发展阶段的农村劳动力城乡迁移——基于重庆地区传统村落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8,(7): 88-94.
- [26] 王心蕊,孙九霞. 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研究——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J].旅游学刊,2021,36(4):58-69.
- [27] 金沙.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的推拉模型分析统计与决策[J].统计与决策,2009(9):64-66.
- [28] 郭玫彤,张含宇. 旅游业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J].南方经济,2022(10):73-92.

[责任编辑:栗红蕾]

[助理编辑:陈兴艳]